

青年应该为什么样的人

李锐著



青年應該成為什么样的人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年應該成為什么样的人

*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舍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2 8/8印張 44.000字

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00 定價(5)0.17元

统一书号：7009·37
定价一角七分

179
5065.5

4.3.25

青年應該成为什么样的人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3·北京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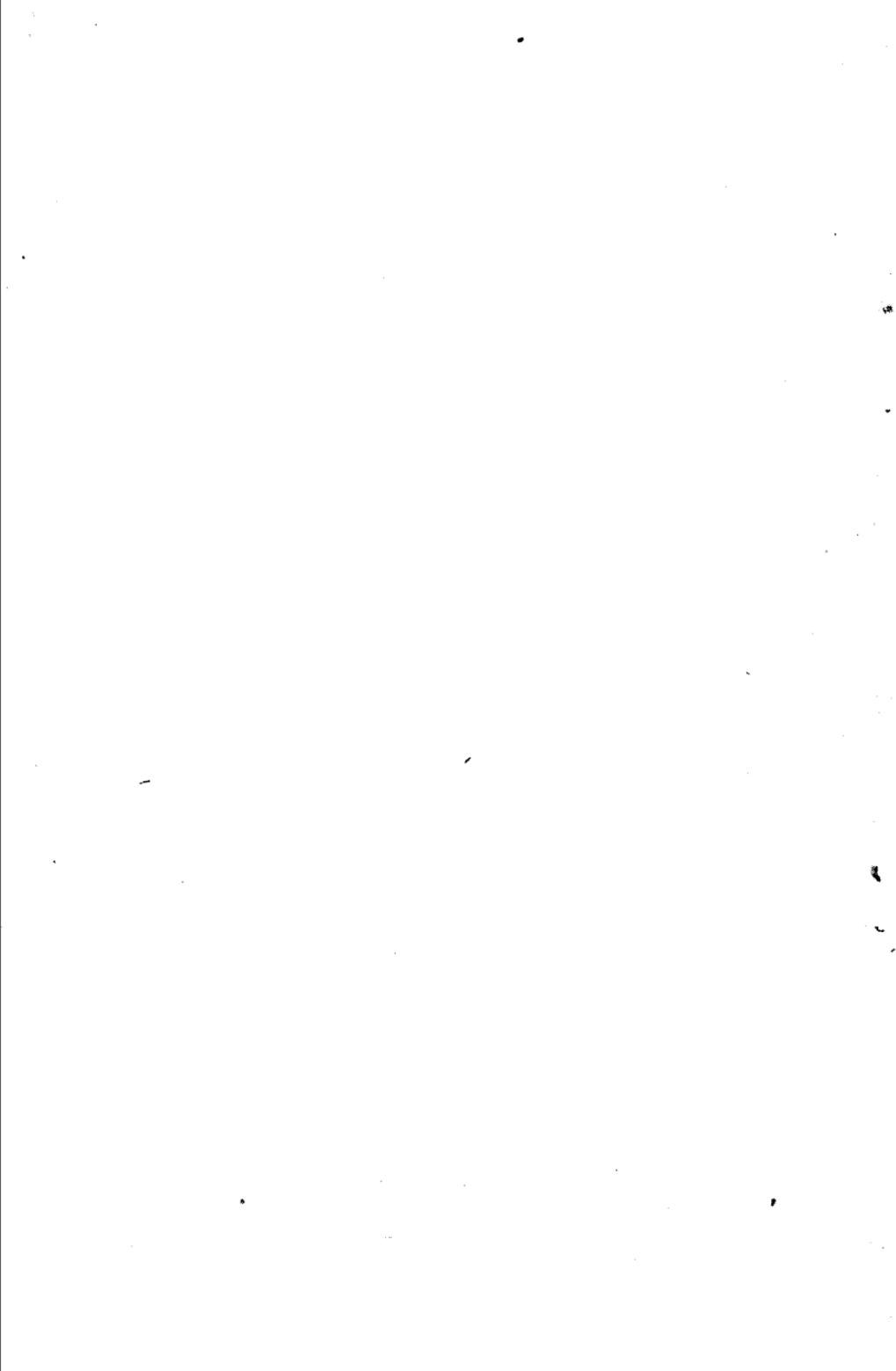
这本小册子是由“中國青年”雜志上發表的有关文章彙編而成的。在这些文章里，說明了：新中國的青年，不僅应当具有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健康的体魄、丰富的知識，而且应当成为富有理想、朝气蓬勃、开朗活潑、能独立思考、大胆創造、不怕任何困难的人。同时指出，要正面引導，善于鼓舞青年前進，充分發揮青年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書內对那种濫施批評、干涉过多，束缚青年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封面設計：韓 志

1956/4

目 次

- 讓青年發揮更多的獨立精神 吳玉章 (5)
正確地理解全面發展 郭沫若 (9)
青年們的發展也要“百花齊放” 馮雪峯 (14)
讓一朵花比一朵花開得更美麗 高士其 (17)
過嚴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 錢偉長 (20)
培养青年作甚麼樣的人 林 章 (25)
從心理學的觀點看個性問題 許淑蓮 (34)
- 要善于鼓舞青年前進 程今吾 (41)
不要濫施批評，束縛青年的正當積極性 江 鳴 (50)
不要磨光了他們的棱角！ 之 光 (60)
- 讀了青年讀者的一些來信以後
應該改變亂扣帽子的風氣 方 瑋 (67)



讓青年發揮更多的獨立精神

吳玉章

目前在我們的教育工作中，存在着一種對青年事事干涉、管束太嚴的現象，這種現象顯然是不健康的，是一種封建的管教方法。記得前清末年，我們在私塾里念書的時候，學生每天都得填一張“功過格”，那就是把自己一天幾個功、幾個過都填在一張格紙上，連起居飲食都不例外。今天公開提倡用“功過格”來管束學生的恐怕是沒有了；但在某些教育者身上，舊的傳統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譬如聽說有的學校班主任把班里的學生編成幾個小組，互相監視，遇着某人有缺點便暗自記在本子上，等到有機會就狠狠地批評一通；有的學校訂立了所謂“今天做什么和怎樣做”的規則，有十六項五十六條之多，差不多都是些生活細節，如“怎樣洗碗，怎樣放碗”；“上課下課時鼓掌五下或六下”等等。這些煩瑣的清規戒律，難道不是和封建的“功過格”很相似嗎？

社會主義時代的青年，應該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確信共產主義事業的必然勝利；應該具有勇敢、誠實、開朗、活潑、樂觀、朝氣蓬勃的性格。很顯然的，用封建的管教方法是不可能培養出社會主義的新新人來的。它只能束縛青年個性的健康發展，使青年變得謹小慎微，拘拘束束，奉命惟謹，不敢發揮獨立思考和大膽創造。試問這樣的青年怎未能擔當起建設社會主

義和共產主義的艰巨任务呢？

在教育方法上，我們應該防止兩種偏向：一種是管束太嚴，太死板，這是封建的教育方法；另一種是極端的自由放任，這是資產階級的教育方法，這兩種教育方法都是非常有害的。資產階級教育的危害，我是親眼看見過的。我在法國巴黎大學留學時，曾經在上法學史一課時看到一種怪現象，開頭上課的學生還不少，後來都溜光了，只剩下兩三個學生聽講；上其他課的學生大部分也不去听课，在家里玩，等到考試時把一種為答問而編的要點看一遍去應付一下。這些學生讀書的目的並不在求真才實學，而僅僅是混一張文憑而已。這種極端放任的教育，我們是要反對的。為了反對自由散漫，我們必須加強各項必要的管理制度和嚴格的組織紀律，這是完全對的；但正像古人所說：“扶得東來西又倒”，在反對自由散漫以後，結果現在有些地方又偏到另一個極端去；甚至某些地方竟採用了封建管教的辦法，來反對自由放任，因而束縛了青年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就是錯誤的了。當然，今后我們還應該反對資產階級的自由放任的教育方法。不要因為反對干涉限制過多，就把一切必要的生活規則和制度都反掉了，那也是不好的。

我們的教育方法應該是“嚴”和“寬”相結合的。原則問題應該嚴；非原則問題應該寬。什麼是原則問題呢？我以為主要的就是要鼓勵青年對共產主義事業有堅定的信仰；要有努力學習的勇氣，鬥爭的勇氣；要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培養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至於青年的生活細節，比如怎樣洗碗，怎樣梳辮子，怎樣穿衣服等事，那就應該多費唇舌了。目前我們有些學校里所採取的類似“婆婆管媳婦”的辦法，除了限制青年的正當個性發展以外，實際效果很少，往往

是弄得許多重大的原則問題遺漏掉了，而一些生活瑣事却总是斤斤較量；在肅反時就會發現有的青年在生活上道貌岸然，表面顯得很“老實”，但思想上連革命和反革命界限都划不清，甚至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這就說明我們有些教育工作者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鴻臚”的。

一般來說，我們的課堂紀律要嚴，不能像資產階級學校那樣隨隨便便；課堂紀律嚴些，可以督促學生認真學習，使他們得到真才實學，這個嚴是有好处的，但這個所謂“嚴”，也絕不是要把學生管得很死，生硬灌輸，限制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創造性；尤其是大学生，知識水平較高，理性更發達，應該發揮更多的獨立精神。至于課余活動和休息娛樂，那就更應該讓學生自由支配，不能橫加干涉。休息就是休息，各人有各人的休息法，這里面有各人的個性自由；強迫大家做一樣的休息，弄得精神緊張、思想苦悶，這叫什麼休息呢？孩子們精神好的時候喜歡蹦躂跳跳，就讓他蹦躂跳跳；精神不好願意躺着休息休息也行，看看文藝小說也不壞。在課余時間應該讓學生更多地做他們喜愛而有益的事情，使他們的個性得到多方面的發展。

我以為，有些地方的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團的干部似乎過分性急了一些。他們巴不得一下子把什麼工作都做好，不分主次，不分輕重，結果弄得“百廢俱興，百廢不舉”。比如提倡“三好”，某些干部就巴不得青年一下子什麼都好，什麼都會。既要門門功課考五分，又要什麼社會活動都一律參加，而且文娛活動、體育鍛煉項目都要成為能手，這怎末可能呢？勢必會弄成強迫命令，搞得大家都勞而無功。我們干部的積極性是好的，但太性急了也會弄壞事情的。據說現在報刊揭發了一些干涉限制青年積極性的現象，有的干部看了又說，“既然于

涉限制不好；以后就什么都不要管了”，这种想法也是走極端。我們反对过多的干涉限制，决不是提倡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主要的是要实事求是地來做工作。

教人畢竟和煉鋼不同。人固然也要千錘百煉，但鋼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不可以用一付死的框子去套。根本的問題在于多講道理，耐心教育。

青年总是有缺点的。完人世界上恐怕沒有。从前皇帝把他所謂的“好人”捧得像神聖一样，賜謚号叫“文正公”，就是既有“文才”又是“正心誠意”的“完人”，可以为百世师，并且把他送入孔庙，其实这样的人也决不是什么“完人”。斯大林問題的揭發使我們認識問題和对人的看法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階段，它使我們認識到不要把人看得神聖化了。对青年的缺点尤其不能絕對化。当然批評、責備有时也是必要的，譬如有的青年比較脆弱，胸襟狹窄；有点成績就容易驕傲自滿；和人家爭論問題時錯了不認輸，对別人好的意見也不肯心悅誠服等等，对于青年这些缺点，最主要的應該是引導他們善于學習，增長知識，开拓眼界。人类已跨入了原子能时代。現在的宇宙真好像越來越縮小了。人們正在研究怎样制造地球的衛星，如何飛到別的星球中去。如果青年能懂得中外古今更多的新知識，就会感觉世界的变化無窮，一人的知識有限，那末他也就驕傲不起來了。青年有理想，有气魄，那末他們战胜困难改造宇宙的勇气也就应运而生了。

原載1956年第15期“中國青年”

正确地理解全面發展

郭沫若

关于“青年應該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問題，我想，毛主席指示的“三好”，已經替我們解答得很清楚了。毛主席提倡“三好”，其实也就是要青年做到全面發展的意思。

社会主义的新入，無論在体力或智力方面，都應該得到比較健全、滿意的發展。体质方面希望是健康的；學問方面除了精通自己本行的業務而外，也需要懂得一些普通常識，这对于一个人某方面特長的發展很有好处。如果一个人成天鑽在自己狹窄的專業里面，兩耳不聞窗外事，身體也搞成肺病或神經衰弱，試問怎未能對建設社会主义社會作巨大的貢獻呢？

但是任何一个方針都是比較簡單的、抽象的，我們決不能把它當作一個框子到处亂套，而要根據具體情況去靈活運用。從現在的情形來看，許多地方對於“三好”和“全面發展”的方針的理解上是有一些偏差。比較流行的一種看法是，把全面發展看作“全能發展”和“平均發展”，要求青年什麼都會，五藝俱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要求青年在各門功課上都要得好成績，連體育鍛煉、文娛活動也提出很高的要求。前些日子南京有個中學的一個班寫信給我，說他們班里訂了一個規劃，保證全班每人的各門功課都達到五分，勞衛制鍛煉個個考第一，各項社會活動每人都積極參加。他們這種力求進步的精神是

可貴的，但要求每个人門門都考第一，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是脱离实际的。因为一个人的主观努力和实际效果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人尽量努力學習，但并不等于就能保証每个人都得五分：这里邊各人功課的基礎不同，体质条件也不同，兴趣爱好也不一样。有的青年对自己要求过急，恨不得一步登天。比如电力工業部有一位同志計劃在十年內学会五种外國文字，考上技術科学博士，同时还要当作家，出版兩部長篇小說，一部長篇的詩。这恐怕不大可能。古代也許有这样全能的人，今天我們的社会分工如此細密，生活如此複雜，要想在十年內又当工程博士，又做作家，甚至通曉五國外文，恐怕很难办到，除非是神童。許多青年都問到我是怎样做到全面發展的。其实我自己也就是因为搞得方面太多，因此样样都是皮毛。如果在某方面更多下功夫，也許对社会更能有貢獻些。

所以我个人觉得，全面發展决不能理解为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門門都精通；主要还是指对于身体和智能的良好的發育。至于學問，那就須得專。你專攻的那門希望有比較全面的知識，其他方面具备一般的知識也就够了。毛主席提出的“三好”在实行起來也是有步驟的，要根据各人不同的条件去做。比如“身体好”，决不是要求人人通过勞衛制一級，全都當上運動員、选手。“身体好”的涵義很廣：精神愉快，睡眠充足，參加一兩項適合自己兴趣和特長的运动，都可以增進身心的健康，不必强迫大家都参加同一种的鍛煉。至于有的地方用競賽的形式，訂出指标來推動大家搞“三好”，連害肺病的也動員他去參加長跑，那更是極端錯誤的了。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和全面發展的原則背道而馳的。

全面發展不應該排斥個人的愛好和特長。就是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人與人的個性總會是有差異的。因此，原則上我們要求每個人都認真學習每門功課，但有的偏在這方面，有的人偏在那方面，這是自然之理，也是完全允許的。因為就整個社會來說，這正是“百花齊放”，“各顯神通”。尤其是對於特異兒童和青年，更應該特別愛護和培養。比如有的人從小就對音樂很敏感，據說他這部分神經中樞比一般人反映特別靈敏。教育者發現特異的兒童或青年就應該把他們送到專門學校去受專業教育。如果對他們進行壓制打击，那就是犯了嚴重的錯誤。蘇聯對於培養特異兒童是非常重視的，許多芭蕾舞演員，鋼琴家，都是從很小就發現和培養出來的。可見社會主義不但不排斥個人的才能，相反地，一切普通人的天才和才能，只有在新社會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注意全面發展又同時照顧到個人的愛好和特長，這正是社會主義教育最優越的地方。

為什麼會產生對於青年正當個性的種種壓抑、限制的現象呢？依我看由於有些教育者對於全面發展的方針理解得不透徹而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們在培养教育青年的工作上，或多或少採取了一些陳舊的封建的教育方法。舊教育就是叫人唯唯嗚嗚，規規矩矩，謹小慎微。我在小學念書時，也曾受過許多不合理的壓制。那時學校里的學生跳跳躊躇被當作“輕浮”，看課外書也被目為“異端”，更不許可有什么标新立異的思想。我小時的性情活潑，比較開朗，興趣很廣泛，喜歡向老師提問題，所以學校就對我很不滿意，我曾經被開除過兩次。有一次“過一句孟夫子不好，就挨過先生一耳光。今天我們的教師一半是舊社會來的，雖然解放後經過幾年學習，但要完全擺脫舊作風的習慣的影響還比較困難。他們在舊社

会受了这些晦气的教育，所以就不知不觉地加在青年一代的身上，这也是难免的。同时也正因为他们带有旧的思想影响，所以对于新的方针教育政策也就了解得很不全面，因而给青年加上种种的清规戒律，產生了許多不良影响。我們今天要使青年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僅要求他們具有共产主义的政治觉悟，健康的体魄，丰富的知識和技能，而且要有开朗活泼的性格，蓬勃的朝气，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只有这样的青年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設的中流砥柱。如果我們新生一代都变成萎萎縮縮、低眉順眼的老先生，失掉了主动性和創造性，即使門門考五分，那又怎末能說得上全面发展的人材呢？

一般說來，青年总是好的，他們受旧的濡染較淺，青年总是積極向上的。在我們今天人民民主政权下，應該讓他們自由順暢地向好处走去，过多的清规戒律，总是会局限他們成長的。当然，对于青年的缺点應該及时指出，帮助，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向好处引導他們。今天的教育太拘束了不好。不要老是講“不要这样”，“那样不要”。英國人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子名叫約翰，他的爸爸媽媽对他管束得很厉害，成天是“不要”这，“不要”那，有一天來了一位客人問小約翰叫什么，他回答說：“我叫‘不要’的約翰！”管束得太凶了容易產生几种結果：一种是使青年变成人云亦云，沒有任何独立見解的庸人；一种是变成“‘不要’的約翰”，什么教育对他也起不了作用；第三种是好心腸收到逆效果。我們小时候也都有这种經驗，你越不許我这样，我偏要这样。你管得越凶，被管者就对你越發生厭惡和反感，每每走上相反的道路。

当然，目前也还有这样的情况：有許多教育者对青年要求

过高过急，“恨鐵不成鋼”；有的教師有好勝心，懷抱着所謂“師高弟子強”的心理。但一般說來，負擔很重，沒有更多時間來注意因材施教，培养青年的个性，使“三好”和“全面發展”能够更好的执行和貫徹。而我們從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人對教師的帮助不够，沒有很好的教科書，沒有很好的輔助教材，來減輕教師們的負擔，也是重要的原因。這些情況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研究的。

原載 1956 年第 14 期“中國青年”